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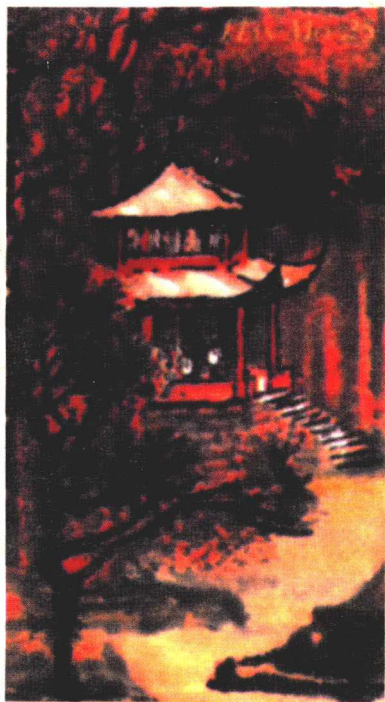
ERSHISIJIZHONGGUOZHUMINGZUOJIASANEANJINGDIAN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主编 / 季羡林

春雨

缪崇群

● 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春 雨

缪崇群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(CIP)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谷向阳主编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春 雨 缪崇群 著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封面设计:龙震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1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:李羨林

执行主编: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: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缪崇群】（1907~1945）曾用笔名终一，江苏人。1926年旅居日本，归国后于1929年开始写作，在《北新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沉钟》、《现代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。1931年在南京编《文艺月刊》，抗战爆发后转辗桂林、重庆等地，在书店做编译工作。1945年因肺病去世。一生致力于散文创作，其作品结集为《唏露集》、《寄健康人》、《废墟集》、《夏虫集》、《石屏随笔》、《眷眷草》，还有短篇小说集《归客与鸟》及译选的《日本小品文选》问世。去逝后，巴金为他编辑出版了《碑下随笔》，韩侍桁为他编辑出版了《唏露新收》。其散文在“平实和精细的文字中，也蕴藏着一种令人回味的情致。”（林非《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》）是一种沉郁厚实艺术风格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春雨	(1)
雨日	(2)
小花	(4)
春天的消逝	(7)
播种者	(10)
夜	(12)
路	(15)
归牧	(17)
夜行	(19)
灯	(20)
默念	(23)
出世	(26)
从旅到旅	(30)
家	(32)
缀	(34)
凤子进城	(37)
曼青姑娘	(40)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做客	(46)
街子	(50)
珠泉	(52)
鹦鹉	(55)
牛场	(59)
梦呓	(62)
花轿	(64)
一对石球	(66)
杖	(69)
哀乐	(71)
血印	(72)
轰炸下	(75)
火	(77)
废墟上	(79)
婴	(81)
天样的仇恨	(83)
苦行	(85)
守岁烛	(89)
楸之寮	(94)
野村君	(99)
小夜曲	(107)
北南西东	(109)
短筒(一)	(116)
短筒(二)	(118)

春 雨

濛濛地遮迷了远近的山，悄悄地油绿了郊野的草；不断地在窗外织着一条轻薄闪光的丝帘。

春雨濡湿了一切，濡湿不了人家屋顶那升腾起来的炊烟。烟像一条黑龙，悠悠地在空中游泳；像一行秋雁，渐远渐远——以至不见。

滴在花瓣上的成了香泪，滢滢地，象征着薄命的哀怨。落在地上的相和泥土，虽然是无言地，但在足底，轮下，也发出一种最后的嘶声。

平明，薄暮，静静地听啊，

嘶——

春仿佛随着轮子远扬了。有时，

喳——喳——喳——

雨的财经纪律灵在人们的足下诅咒了。

（选自《寄健康人》）

雨 日

朋友来信说了许多别后的事，末尾加了一句：“你那里的天，是不是蓝的？”

要不是朋友这一问，我倒忘记了我为什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了：我有一双黑色的大的眼睛，我憧憬着蓝色的天，我来到了这里。

我不曾告诉过关心我的友人吗？我早就应该用几个字报道：

“这里的天，是蓝的。”

蓝色的天，盖着我，我的梦，也是蓝色的。如果再沉静地，再单纯地补充一句话，我将说：

“在蓝天底下梦着我的梦，梦不思蜀了。”

然而，偏偏只有今天，我仿佛醒觉过来；身上多加了一件旧外套，依然有些寒意，伫立在窗下，想默默地寻回了那蓝色的天，和蓝色的梦。

一个孩子从花区中跑过去了

一个孩子又跟着奔向前去

一个挟着他的布鞋，光着脚

一个把他的童子军领巾拆散了披在头上

在一张伞盖底下，又看见两个肩抱着肩的孩子，低着头，慢慢地走着，像是数着他们的步子，像是谈着什么衷心话——隔着窗子；隔着雨声，我不能听见。

他们的步子踏着了我的心。谁望着水汪汪的地面上，一个小钉，一个小钉，钉着点点的愁恼呢？

我想抓回来那几个奔跑和行过的孩子们对他们恳诉；不再可以了么？把你们的力，分一点给我罢！我的

血，并没有停滞，我还希望它们仍旧地激流起来！

蓝色的梦，第一次被雨穿透了。

我知道我的故乡是遥远的；落着雨的故乡是不会映在眼前的。

我知道心灵的故乡，还在更遥远的，更遥远的地方
惟有那里才有永恒的蓝色的天。

（选自《石屏随笔》）

小花

到昆明的时候，初次看见——一种像水仙似的花，没有茎，没有叶，只有——朵朵的小花飘在水面上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也没有向谁问起过，只在我心里记忆着：小花，睡在水面上的小花。

在石屏，这种花更多，因为它原是生在水上，这里靠近异龙湖，除了山，便是水，本地人叫做海菜花。（他们把这个二十里直径的异龙湖叫作海。）我不喜欢这个名子，但也不想植物学上追究它到底叫什么。我自己仍是把它叫做小花，睡在水面上的小花。我保存“小花”这个名字，也是想保存我对宁静，纯真与美丽爱好的意思。换一个说法，我所喜欢的纯真，宁静，美丽的东西，我笼统地把它当作小花。原来是花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就叫它“小花”，自然更是恰当了。

前天我陪了一个年青的母亲到——一个墓地去，我又想起了小花。

她做了不满六个月的母亲，孩子埋在这个荒冢上已经快两个月了。

这里和这个荒冢所在地，对于她都是陌生的，然而两

伟大的女性啊！

（我虔诚的如信徒们所祝福的，愿我的母亲和我的妻的亡灵与上帝同在！）

道边过去几个行路人，他们有的也把眼光投到这边来，他们会惊异着荒冢上有了豹狗化作的精怪吗？会纳罕着流血的地方也有了生人的骨肉吗？也会遥遥的望见石堆上生苗了两枝小花吗？……

在石隙中插桃插梅的人，很容易想起地“海滩上种花”的孩子们了。

我想牵住一个过路人说，你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吗？我们不能回答你；好像小花寂寂地浮在水面，开在地上，埋在土下，他们并不需要谁给他们起一个名字。

（选自《石屏随笔》）

春天的消逝

一

襁褓，摇篮，床，“席梦思”的床……人长着，物换着。

哭着，笑着，唱着，跳着，骷营着，驰骋着……宝贝——公子——伟人——伟人常常寿终正寝在他“席梦思”的床上。

二

人长着，物换着，今天耕田，拿起锄头；明天作工，拿起斧头……

青春的土地，滴滴的汗粒。漆黑的工厂，油般的血，血量的油，推动了，生产了，消耗着劳动者的力。

米谷并不值钱，地皮却越活越光了。血汗也没有用处，兜揽着，拍卖着，牺牲着……有数不清的人们是落荒地完全找不着他们的下场。

三

一年四季都是春天，春天的名字将从此消逝了。三百六十天的炎夏或隆冬，没有春天啊，春天的名字将从此消逝了。

整个的世纪是不景气的，消逝了的是整个世纪里的春天罢？

四

睡在“席梦思”床上想着金钱，女人，荣誉的伟人，惆怅着，春天的消逝啊！

躺在草上望着空空的天，漠漠的地，从娘胎里什么也没有带了来，现在还是什么也没有的徒着手。

手上有的是胼胝，可是充不了肚里的饥饿。

开着花却没有果！

春天消逝了罢！时代需要着风狂和雨暴！

五

昨天我看见两个骑着战马在大街上奔驰的丘八，不带鞭，不挂枪，胁间挟满了盛开的桃花。今天出门，迎面使逢着一个玩弄着柳枝的妇人。

丘八的花，不知赠与何人；妇人的柳枝，想必有所系

而折也。

真的春天是这样地消逝了罢？

六

Calendar 我常是几天一撕的，今年的 Easter 不经意地又已经到字纸篓子里去了。耶稣，基督在春天里受难，在春天里复活。

春天是与“上帝”同在么？阿门。

“春天的消逝”，怕又是一个无神论者了。

（选自《废墟集》）

播 种 者

秋汛已经退了，江的两岸露出宽阔的沙滩。靠近水边铺着一片平整的鹅卵石，稍远一些的地面上，还留着一层酱黄色的淤积的泥土。

在沙的和泥土的地面上，有着蜿蜒的小路。天知道经过了多少来来往往的人们，才踏出了这么一两条静寂的行径。

山脚下小路和小路之间，经过一番耕犁，一番锄耘，已经形成了一片不规则而且颇有起伏的坡田了。隔不一箭远的地方，便有一个枯草的堆子；有的已经烧成一堆灰烬，有的还冒着一缕一缕的白烟，也渐渐地要变成灰烬了。这些灰烬，原来都是给未来的植物当作肥料用的。

我远远地望见了地上有一个人。当我走近了她，才看出她是一个妇人。她的头上扎着一块布巾，左腋夹着一个袋子，轻轻地跨着顶小的步子，注视着地上每一个小小的土凹，向里面撒下几粒看不清的小小的种子。

我没有看见过最虔诚，最严肃，最沉默的工作者，能够比得上这个播种的人！她撒着种子也是种着她的希望：明年的春天和春天里的收成。